

牛铃路过的 夕阳

是山 著

3



牛铃路过的 夕阳

山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http://www.clapnet.c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牛铃路过的夕阳 / 是山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6.9

ISBN 978-7-5190-2034-7

I. ①牛… II. ①是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227222号

牛铃路过的夕阳

作 者: 是 山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张 山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封面设计: 中尚图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4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 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30 千字 印 张: 6.5

版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034-7

定 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

那是我们的村庄。牛铃路过的夕阳，
倒映在季节的河流上……

那是我们的村庄（代序）

是山，黔籍平塘人氏，现居云南文山。

因其文集《我并不曾想淡忘你》中部分作品被《平塘作家》选刊，故有神交。受邀为其新书《牛铃路过的夕阳》作序，欣然应允。

阅罢《牛铃路过的夕阳》，闭目遐思，心境幽远。

依稀牛铃鸣响于山道上，是归途，是远离；是田园牧歌的澹淡，是失乐园的浅浅轻愁。穿不透暮色苍茫，青山夕照，是逝川之上经久不变的永恒。

思无邪，故风物托之，以村庄，以植物，以万物之灵：

——站在厚实的土地上，背倚山石，面对村庄，我以一棵棟的姿态站立。我感到内心的富足与强大，那些不灭的梦想与希望，透过泥土与山石，用缄默的语言，用这个尘世生生不息的轮回与更替，用村庄的呼吸与心跳，传递给我生命……

——我听到油菜荚轻微不绝的爆裂，滚圆的菜籽在挣脱所有的束缚。我似乎看到在遥远的时光里，母亲挥动着连枷，木头撞击在晒干了的菜荚上，纷扬的籽粒四下散开、聚拢；父亲肌肉强壮发达，穿着蓝色的汗衫……

——只有蝉鸣，充斥在远远近近的林子里，充斥在亘古不变的

荒莽时空。它们不急不缓，它们不缓不急。洪荒演化流转，天地未分，万物尚不知名。相遇仍是未定的因缘，你未曾前来，我亦未曾前往。欢乐与忧伤未解，爱恨轮回还只在酝酿……

——为那有如前世的回眸，为你来自生命源头的呼唤，都想献给你。就匍匐你足下，低于尘埃……

那是是山，一个村庄里留下乳名，远行又归来的生命，对亲情、对爱，对活着、对记忆的铭刻。

书中的芥微众生——

《坝》中的吴平安、《黄豆雀》里的安、《清明菜》里的表姐、《石磨豆腐》里的老婆婆、《父亲》里的父亲……既是村庄的真实存在，亦是文字构建的活着。

站在那儿，远眺田野，爱以一只白鹭的意象自由飞翔。

时空并行交替，那些逝去终得以在“干净的天空，如黛的远山，黄与黑的瓦面、土墙，屋顶缓缓飘升的炊烟，泥土、草树、庄稼、朝夕不绝的饭菜香……”间一一隐现。

那就是我们的村庄。

配图为是山所摄，为文字提供时空具象。

光影变幻，瞬息不可多得。

是为序。

雷远方

（雷远方，男，布依族，平塘县作家协会主席。出版诗集《月船》、散文集《魅力平塘》《追梦季节》）

缘 起

三月，告别城里的喧哗纷扰，来到云贵高原深处一个叫水井坡的村子。周遭如黛的山峦环绕，倚山而卧的村庄，不宽的坝子，穿田畴而过的小河，恍若有种血液里与生俱来的熟悉与亲切，就决定停留下来。

村子与喀斯特山区的大部分村落都相似。

人家不多，房屋建筑以新近建成的砖混结构建筑居多，仿城里线条生硬的火柴盒结构，贴着白的瓷砖，一般是村民举全家之力，用尽多年打工所得而建，完工后花完血汗钱，再继续外出打工。

间或留存其间的，是低矮的黑瓦土墙房，有着被烟熏得发黑的木头框架，久经日头风雨烤晒侵蚀，在桃李梨柿树林的环侍中，呼吸着久远的气息，散发着难以言说的沧桑韵味，却有与周遭的山峦田畴血脉相连的和谐。

村道穿过村庄与田畴，是新修的水泥小路，相对干净，只是偶尔有堆没来得及清理的牛屎，应是今晨或昨夜牛群早出晚归所留。河水清浅，水量只算是一个小溪，河道两侧被大小的青石垒

砌规整，并引出若干小的水泥沟渠，用于浇灌田地。

这时节，村庄里落叶树木灰黑的树梢上，叶芽还包裹着一层透明或粉红的鞘，去冬的柿，仍然鲜红饱满，高挂枝头。平整的田畴里，绿的菜地，黄的菜花，交织如锦。空气洁净，以至可以分辨得出些微的泥土味道，草树萌动的气息，以及随炊烟飘荡的饭菜香，丝丝缕缕，正缓慢扩散。

闭目站在阳光下，我的心跳变得低沉舒缓。

盘桓数日，终寻得中意的农舍租下。

断续运来行李和各种生活物件，安顿下来。房东仅黄姓老者一人，其人沉闷，我亦少言，同居一楼，各自相安。

自此，昼夜流连村巷阡陌。

岁暮，离开。





爱我，我是你的信仰

它扭曲身子

以一条蛇的邪恶

占据我的瞳孔

直到我睡去

嘴角都是微笑

三月 村庄呼唤我的乳名 / 001

坝 / 002 鱼 / 007 慕 / 008

四月 雾失天空，布谷鸣叫，抖不散那缕青丝缠绕……

/ 013

读 诗 / 014 新 茶 / 015 青 柿 / 018

清 明 / 021 清明菜 / 023 楝 花 / 026

瓜 蔓 / 029 羊奶奶果 / 032 梨 花 / 036

菜籽已黄 / 039 蛇 莓 / 042 新 笋 / 047

刺 莓 / 050 燕不同燕 / 055 薔 薇 / 057

水 芹 / 060 马蹄菜 / 064



目 录 CONTENTS

夕
阳
牛
铃
路
过
的

五月 听得见到来和远去的脚步。安静，屏息，风吹过发
梢都带着触目惊心的巨响…… / 067

节节草 / 068 花椒树 / 071 栽秧范 / 074

蛙 / 078 甘蔗汁 / 081 干 裂 / 083

一池天地 / 084 蜻 蜓 / 087

六月 暮色回廊，风吹散一季的雨声蛙鸣…… / 091

小路的尽头 / 092 木姜子 / 095 蝉 / 097

石磨豆腐 / 099 飞 蚁 / 101 辣 烟 / 103

黄豆雀 / 106 虫 鸣 / 111 木 耳 / 113

蘑 菇 / 116 端 午 / 119 父 亲 / 121

七月 稻子扬花，没电的村子安静得像一枚掉落在远古水底的石子…… / 125

老屋 / 126 站成一棵树 / 129 夏枯草 / 132
鹭鸟 / 134

八月 秋天的薄雾黎明，青葵在它的季节里带露生长，花期是遥远的过去，想想就如同触及指尖的星光…… / 139

竹笛 / 140 青枫 / 143

九月 稻子金黄，柴火燃烧的味道弥漫在鼻息间…… / 149

残梦 / 151 微光 / 152

十月 田野袒露着收获过后的空旷，缓缓走过，惊起成群的鸟雀，盘旋，落下，鸣声啾啾…… / 155

收获 / 156 秋日 / 158 梧桐巷口 / 159

十一月 悬挂在久远孤独的藤蔓，在日渐斑驳里黯然
神伤…… / 163

山 路 / 164 季 节 / 166

十二月 季节轮回，感谢你在，一起经历的繁盛与
衰落…… / 169

栎 树 / 170 倾 颓 / 174

一月 贴近泥土的高度倾听，朝雾散尽前的呼吸与心跳。
我来，我去，素净如初…… / 177

暮 色 / 178 吹箫者 / 180 青囊经 / 182

村 空 / 184

山色有无中（后记） / 187



三月

村庄呼唤我的乳名

主，当你随黎明降临

俯视我的醒来

为我绷紧的唇舌

拂去尘埃

从第一声啼哭开始

听我祷告

黄昏来临

穿越隐秘黑暗森林

恒光照耀

一朵花的盛开

晶莹剔透

吸足了殷红的血



坝

沟叫干沟，春夏浅流，秋冬干涸，缓慢韧性地冲刷，便也一天天嵌入地底，形成个幽深的所在。崩塌的乱石，洪积的沙泥，铺满沟底。杂草、野树、闲花，渐成婆娑。只因那穿越不透的荒芜，生命无拘的自由蓬勃。蝉和你迷醉其间，蝉用鸣叫，你用沉默。

如同神谕，你在那天遇到了他，那个吹坝的人。

那是众鸟飞尽的黄昏，阳光从远处的山头斜照而下，越过沟谷上方的树林，在幽暗的静寂中如一抹血色。你眯着眼，寻找那如同秋风划过树梢，暗流湮塞洞口的呜呜声响，尖锐、低沉、奔腾、休寂，血液跟随流转、停滞、震颤。如同泥土迸发出来的呼唤，更如生命源头的牵引，你无从拒绝。越过草丛，穿过树林，翻越乱石，在将要断流的溪边，你看到了他。

他倚靠巨石，双手捧着那个拳头大的陶坝，干瘦的身躯像极

一株柔软的藤，满布尘土的灰白，却气质澹淡，散发着森森的苔藓气息。你静静地站在那儿，直到他抬起头来，咧嘴对你微笑。快掉光了牙齿的口腔，干瘪，毫无生机。你缓缓伸出手臂，向他展示荆棘划破的皮肤，在乐音停止的片刻，它们终被汗液浸渍凸起，嫣红而美丽。

我叫吴平安。他说。

他显然把站在面前的你当成了一个大人，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对象。

多少年后，母亲在火塘边烧饭，你坐在板凳上打瞌睡。铁三脚上架着的那口镬锅，里面煮着翻腾的粥，咕咕冒起的气泡扑扑破灭，那张干瘪无生机的快掉光了牙齿的面容异常清晰地呈现，我叫吴平安，他说。似乎他一直就隐藏在干沟的那些乱石堆下，如同遗失在不被人纷扰的时光角落的童年面具。

他一再地强调，让你记住那个吹埙人的名字。

至于他从哪里来，又去了哪里，搜尽记忆，踏遍干沟的角落，却始终未能让你找到答案。你也曾问起母亲，但岁月漫长，她要记得的东西太多。她只能告诉你，那个吹埙的人，是一个泥瓦匠，就在干沟的顶坡上做瓦。来的时候记不清了，走得也悄悄。只记得曾送了她一口镬锅，一直用现在，直到前年建成了沼气池。锅先是用来盛猪食，底破了再接着放在院角里栽山兰，后来终被收破铜烂铁的人拾了去。

她知道的，甚至没有你多。